

艷陽高照的晴朗午後，獨自步於街道的陳水虎正自言自語——

不、是正開著只有聲音的生放送。

自優先生那裡得到資訊後他花了不少時間糾結，儘管越想越覺可疑但心中又抗拒不了折價品的誘惑……況且念頭一轉，這不是個開直播的大好題材嗎？身為半公眾人物的他隻身前往商店街找尋事情的真相、什麼的。既不會太過危險亦不會越界法線，由未曾顏出的他來執行再適合不過。

「聽說只要拿著產品單據到商店街喊『我愛女僕的巧克力』、『女僕讚讚』或『醉愛SM』就能得到六折券……大家怎麼看呢？我拿得到折價券嗎？」

他的聲音一如既往稚嫩而輕盈，與之相比聊天室則是炮火猛烈的混亂之地。替他加油的聲音埋沒於造謠他有施虐受虐傾向與各種花式唱衰的留言當中，這點令水虎十分滿意，甚至輕輕哼起小曲來。

「女僕愛、愛、愛、不完——…啊，是讚讚才對，唱錯真是太失禮了。」

說來可笑，當他讀著這些惡毒評論的同時卻感到彷彿有許多人正陪著自己朝任務進發。水虎將手機放到胸前口袋以便收音，邁步最終在人聲鼎沸的商店街停了下來。

在這裡直接大喊就可以了嗎……？

他左顧右盼試圖找到蛛絲馬跡，但無論店家或是來往群中都沒放出相關的信號。若要有實驗精神那總歸得踏出第一步，水虎深吸一口氣閉上雙眼，纖瘦的小腿正因使力微微顫抖——他得為了隨時逃離現場先做準備才行。

「我愛女僕的巧克力——！」

「謝謝厚愛，雖然並不是女僕就是了。」

彈幕一瞬間被問號與驚嘆號占滿。

心臟跳動的力道好似隨時要衝破胸口，方才已經耗盡所有勇氣庫存的水虎轉頭望向聲音來源，淡粉色的雙眼寫滿求饒的訊息。面前出現的是一位衣著如大正時期侍者的女性，圍裙的邊角有荷葉車縫點綴，手中端著試吃的小托盤上頭印著巧克力專門店的字樣。

「啊、那個……但我聽說……」

「小弟弟是被朋友介紹的嗎，那可真是榮幸呢！既然都來了那麼就到店裡看看吧？」

沒能聽完話的女店員迅速產生錯誤的會意，他伸手輕推水虎的背，而後者則像觸電一般勉強踩著僵直的腳步半推半就往店裡頭去。

『肯定是找女朋友裝的吧？喔等等我是說女性朋友。』

『胎哥鹿怎麼可能有女朋友……妹妹？』

『醒醒吧你根本沒有妹妹！』

『工讀生。』

『他現在肯定還坐在家裡吃爆米花看你們起鬨，一群白癡。』

站在店門口的水虎兩脇掛著深色的精美紙袋，一手捏著原價購買收據，另一拇指則滑動放送頁面。上端的觀看人次還在持續向上跳，這麼一來自己也不算完敗……吧？

「喂，我買到便宜巧克力囉？剛剛開盤的傢伙賭金記得算我一份。」

關台前的最後一刻水虎體現精神勝利法的精髓，在他的嗤笑聲中簡短的放送於此落幕。

巧克力.....也分一盒給優先生好了？

望著全黑的手機畫面他默默地想著。

2020.03.21水虎中 筆